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意大利印象記

巴甫連珂著 章叢燕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意大利印象記

文 學 譯 叢 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17—

意大利印象記

巴甫連珂著

章叢蕪譯

一九五三年一月印行

原 書 名 Italian Impressions

原 著 者 Pyotr Pavlenko

原 出 版 者 Soviet Literature

原書出版時期 1952 年 6 月

意 大 利 印 象 記

譯 者 章 叢 燕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 海 北 京 東 路 713 弄 520 號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1953年1月初版 印數[1—10,000]

定價 ¥5,700

類別 文學藝術 編號 意(187)



巴甫連珂像

前記

意大利印象記 (Italian Impressions) 是蘇聯名作家彼阿得·巴甫連珂 (Pyotr Pavlenko) 繼美國印象記 (American Impressions) 之後所寫的另部傑出的遊記。作者在本書中懷着極沉著的信心，預言着反動派的意大利必然死亡，人民的意大利必然興起。

本書係根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英文版蘇聯文學月刊譯出。我從二月初動筆，到現在已有十個月了，其間曾分別請朋友們修改文字，對照原文校閱，我自己也改了好幾次，必要時還參閱了法文譯本。假使這個小小的譯本還可以讀得下去，這是由於朋友們修改之力，假使還有沒看出來的錯誤，那是由我個人負責的。我很誠懇地希望能得到讀者和同志們的指正和幫助，假如以後能再版，可以有更正的機會。

目 錄

前記.....	卷首
羅馬.....	一
都靈與米蘭.....	九
威尼斯.....	一七
那不勒斯.....	一五

羅

馬

一片茫茫的乳白色鋪展在我們的飛機翼下，幾乎直到地平線上；在那里，有些東西，也許是一座海島，也許是一片陰雲，描出了天邊盡處。

「我們是在海上飛行吧，不是麼？」

「哦，不是的，Pan（先生），」那個捷克女服務員回答道。「海在左邊離得很遠哩。我們現在是在飛越大山。直飛羅馬呀。」

確實，一個大城市的輪廓在遠處隱約可見了。籠罩着大地的一層乳白色現在分開了，下面就橫着那個大城市，在陽光中閃耀着。一派烟一般的塵霧，形成一種透明的雲，從城市向着第勒尼安海鋪去。

飛機已經在阿爾卑斯山上面升到了五千公尺的高度，而且仍然是很高地飛

着。如果不是因爲密集的雲層的關係，我本來可能看到一種大地上的景色，正同意大利古畫上的騰雲駕霧的聖徒們所看到的轍在他們身後的那些教堂和村庄的景色一樣。

飛機陡然向下衝去，我們猛烈地歪向一邊。心裏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眼睛却不肯承認這種片刻的天地相對方位的顛倒！你知道，那是是不可能的，而且你高興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你却對於安在機艙上部的那個高度計表示了一種強烈的興趣。

我們的下降，像一個從大山坡上向下滑雪的人一樣地猛衝下來。最初見到的建築物一閃過去了，於是我們掠過停放在飛機場上的成排的飛機。最後我們着陸了，順着起伏的柏油路跳着跑去，滾駛到航空站大樓跟前。一股熱氣忽然湧進了機艙，使我們聯想到一種俄羅斯式的沐浴，當你把水潑到火爐子的熱石頭上的時候，就是這種樣子。

我們下了飛機，雖說日曆上已經到十月半了，我們却遇見了一個炎熱的無

風的日子，這種日子是你在莫斯科的七月和克里米亞的五月所碰到的。起初就在週圍看不見任何東西，可以使我認為自己已經真正來到意大利了，直到檢查護照之前我都是這樣的。在檢查護照的時候，我仔細地看着那個穿着軍服的青年人——就作為一個意大利人來講，他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青年人——他把我的文件登記在一本厚厚的簿子上，回憶才使我毫不懷疑我是置身在什麼地方了。使我覺得熱悉的，並不是他的保養得好的風流面孔，並不是那一對大大的露珠一般的眼睛，也不是那發亮的黑鬚，而是他的頭髮。這個青年人的黑髮上大量地擦了髮油，而且往後梳得那麼驚人地光滑，看來倒好像是巧克力糖衣一般，而不像是頭髮。他的兩鬢的錯綜形狀，更進一層地加強了那種相似性，那種烤人的炎熱，足可以融化頂好的巧克力糖塊，卻沒有把那完美的兩鬢弄糟。

就是看見了這個頭上蒙着巧克力糖衣的青年人，我才確信，這真正是意大利了，因為大概世界上再沒有別的人可以同意意大利的軍官在精巧的「頭髮式樣」

上相比的了，哪怕頂時髦的妖嬈女子都比不上。

說來也許奇怪，約在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進入意大利，就和一個同樣的人物——一個在理髮方面顯出作餅乾師傅的手藝的人物——打交道。那時我是格思坦輪上的一個乘客，那條輪船先前懸着奧地利勞德輪船公司的旗子航行，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移交給意大利勞德·特里雅斯廷諾輪船公司了。我們停泊在的里雅斯德。半圓形的波浪式的鐵板貨房的門卡搭卡搭地開了，狹軌上的小小的有蓋貨車，沿着碼頭開到船旁邊。我是唯一的買票到威尼斯去的乘客，一個達瑪夏的港務人員吩咐一個腳夫把我的行李搬到一隻小型的 *vaporetto*（汽船）上，那條船在一個鐘頭後就要開了。一會我便置身於舊輪船坦安娜號的很醜陋的大餐間裏，那條船還野心地自稱為遊艇哩。板壁和墊座發出一種教人受不了的熬橄欖油的臭氣味，好像一隻燒得過熱的油鍋一般。這種氣味把我趕到甲板上去了。

就五月半說來，這個早晨真是一個涼爽的早晨，而且有一陣清新的東風翻

騰着海灣的淡綠色的海面。坦安娜號沒有發出一陣鐘聲或鳴一下汽笛，就開船了，在滾滾波濤中前後顛簸着，駛往威尼斯去，我在那里要同意大利作第一次的結識。

陡撞一下，低浪拍着船身，使汽船左右搖晃起來。這隻小船軋軋地響着，呻吟着，嘆息着，發出音階的一切音調來。瞌睡的，拿着黑傘，穿着油布雨衣和橡皮雨衣的少數乘客和本遊艇的水手，就是我最初遇見的威尼斯人。其中有些人是微黑的，長着烏黑的頭髮，還有些人長着火紅的頭髮，另有少數人簡直不能夠列入任何顏色：他們既不黑，也不黃，而是在兩者之間的一種顏色，又像那種，又像這種。

祇有那個服務員看來好像畫報上的真正的意大利人。他是一個瘦瘦的高個兒少年，約有十六歲，一幅小小的漂亮的臉上長着一個鉤鼻子。無論什麼時候，他在乘客的談話中插進一句話的時候，他的一對大大的黑眼睛就閃着幽默的光。他的濃密的黑頭髮上擦了大量的髮油，往後直梳着，兩鬢捲得精緻。那

種頭髮給人的印象乃是好像用無煙煤屑做的特製糕餅一般，不過在質地上大概更粘些，更粗些罷了。

你可以看出，他是把他的頭髮當作他的主要資產的。他毫不掩飾地關心着保持頭髮的完美，他的眼睛不時地瞟到鏡子上去；看出了發亮而光滑的頭髮上稍微有點散亂，有一點點的頭髮擺錯地方了，他就把它往後理好，然後又拿起餐具，完全忘記了他的手也許需要洗一洗。這並不是因為乘客們特別儘向他叫東西吃，使得他來不及洗手。他們喝了一杯黑咖啡之後，就專心喝蘇打水。這個青年人就手裏拿着盤子和餐巾，在一些桌子和椅子之間，賣弄起來，不時地向鏡子裏瞥一眼，好像他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頭上頂着那塊黑餅子似的。

• 7 •
當我們進入威尼斯礁湖的時候，他是頭一個人教我注意到這件事情，他帶着一種慈惠的殷勤態度，用他的長鼻子向聖馬可教堂指着，從姬安娜號的甲板現在可以看見那個教堂的一幅美好的景色。我自從童年以後從無數畫圖和照片上所曉得的一切東西，現在都來迎接我了，活生生的，有形有體的，然而却

甚至於比圖畫照片上彷彿還顯得更不真實。

現在是又一度了，我同蘇聯代表團來此參加意蘇友好協會的一個會議，首先來迎接我的，還不又是那種意大利的奶油巧克力糖一般的理髮式樣。

首先從飛機場，或甚至於從中央鐵路總站，所看見的羅馬，並沒有給人任何特殊的印象。

本市的精神是在它的大街上，而且祇是當你混在大街的人叢中，你的耳朵舒服地聽着急快的、有節奏的、和諧的意大利話的時候；當你隨波逐流地跟着那種迫得情侶們都要用兵士行軍的步伐行走的，好像推磨一般的川流不息步行的人羣走去的時候；當你看見意大利警察故意地作出漫不經心的樣子，成對地以閒散的步子遊蕩着，彼此和氣地開着玩笑，好像歌劇中的臨時演員一般的時候；當你看見成小陣、成大羣和成縱隊的穿袈裟的人，臉孔刮得光光的，長着鬚子的人，戴着呢禮帽或便帽、或什麼帽子都不戴，穿着皮靴子或光脚穿着涼

鞋、看來完全好像在產卵遷徙期中的一羣魚一樣的時候；當你有十幾次撞到埋頭看着旅行指南的過路人，他們用你所從來沒有聽見過的語言回答你的道歉的時候——祇是在這時候，你才能夠說，你看見了羅馬，而且你知道你絕不會把它跟任何別的大城市弄錯了。

我並不知道他們在梵蒂岡的一些神學院裏教些什麼東西，但是我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當今教皇的學者們並沒有比過去那些十分認真地忙着辯論亞當有沒有肚臍眼的神學家們進步得很多。

我毫不懷疑，今天的神學恰正是停留在果戈里筆下的霍瑪·布魯特所離開的那個地方，而且現在正像一百年前一樣，你可以發見一個有學問的聖芳濟會修道士，引證一條褲子作為「三位一體」的例證，說褲子雖有三個敞口，却是一件整東西。

我也毫不懷疑，天主教學者們直到今天都是從病理性慾的見地討論基督的母親瑪利亞的，天主教，尤其是頂接近它的本源而頂反動的本地梵蒂岡派，總

是以這點著名的。不過，雖然如此，假使從世界各處到羅馬來的那班輕信的巡禮者們，除了讓他們看見保存着基督的襁褓或猶大的三十塊銀幣的教堂而外，又讓他們看見教皇寶座的佔據者們獲得他們的銀行和投機性的投資商行的來源，以及羅馬教廷也向之收捐的那些妓院，他們就無疑地會覺得他們的巡禮更加有趣的多了。事實上，意大利的財政的重要部分，不是握在梵蒂岡的手裏，就是受它控制。對於意大利，這是一種近似國難的不幸。

現在的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憎恨人民之深，祇有一個世襲的羅馬貴族才能夠那樣。「羣衆，」他一度曾說道，「乃是民主與自由的天字第一號的敵人，因為他們總是歡喜專制、極端和暴力。」

在庇護把共產黨員及其擁護者逐出教會之後，一次共產黨刊物推銷運動，增加了共產黨的經費有四億二千六百萬里拉，並使共產黨的團結報的發行額提高四十八萬五千份。這點差不多不容人絲毫懷疑，意大利的人民充分曉得，他們所勢必要打交道的這位教皇真是一個道地的奸雄呀。